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三十

旌旗

翠鳳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樹靈龜之鼓

鼓音舉白金音舉青軍令曰聞雷鼓音舉白幢絲旗大

小船皆進戰不進者斬聞金音舉青旗船皆止不止者

斬

黃鳥之旗墨子曰赤鳥銜書降曰命周文王伐殷天賜

武王黃鳥之旗

正正之旗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

指敵是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此大勝之徵

翼星明翼星明旌旗用 天文要集

鳥集旌上鳥集將軍旌上將軍增秩祿 趙氏兵書

五方法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鼠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蛇曰旂中方法黃龍曰常 河圖

旗上有光郝明古曰旗上有光人主大喜延年益壽

四獸禮記曰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

搖在上急繕其怒 以此四獸為軍陣象天也畫招搖星

五牛晉元皇始制五牛之旗設青在左黃在中 周遷車服雜記

蜿蜒番天王沉餞行賦曰曳招搖之脩旗若蜿蜒虹之垂

天

旗制二十二旗之制三十有二其大總管一曰青龍旗

二曰白獸旗三曰朱雀旗四曰玄武旗五曰黃龍負圖

旗六曰應龍旗七曰龍馬旗八曰玉馬旗九曰鳳皇旗

十曰鸞旗十一曰鷓鴣旗十二曰太平旗十三曰麒麟

旗十四曰飛麟旗十五曰飛黃旗十六曰馱馱旗十七

曰白澤旗十八曰五牛旗十九曰犀角旗二十曰金牛

旗二十一曰兕旗二十二曰三角獸旗二十三曰角瑞

旗二十四曰吉利旗二十五曰驪騮旗二十六曰騶牙

旗二十七曰黃鹿旗二十八曰白狼旗二十九曰赤熊

旗三十曰辟邪旗三十一曰苴文旗三十二曰白刃旗

唐六典武庫令

劍

青龍象劍之在左青龍象也 春秋繁露

齊金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小罪謫

以金分宥問罪入美金以鑄劍戟試之狗馬 國語

禮記

卷之三十一

二

後

楚鐵秦昭王臨朝歎息曰吾聞楚之鐵劍利則士勇也

史記

玉頭張敞晉東宮舊事曰太子儀飾有玉頭劍

文玉通犀魏文帝典論曰余好擊劍命彼國工以為寶

器飾以文玉表以通犀

金鐵英銀錫精秦客薛燭善相劍楚王取湛盧示之燭

曰善哉銜金鐵之英吐銀錫之精吳越春秋

五色駭鑪余好擊劍善以短乘長選效良金命彼國工

精而鍊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駭鑪巨橐自鼓魏

帝典論

華陰赤土雷煥得豐城劍取南昌西山土拭劍送一

劍并土與張華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雷煥書

云云兼以華陰土一劬致煥煥將拭劍轉精明也

青龍突陣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

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後吐蕃入寇獲生口

數千軍帥令澤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答曰嘗見

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青春乃知劍也有

靈也

火精德宗將幸奉天自携火精劍出內殿因嘆曰千萬

年社稷豈謂狗鼠所竊耶遂以劍斫檻上鐵後狎應手

而碎上曰若碎小寇如碎後狎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

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唐杜陽編

生神芝生黑煙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劍每生神芝則

天下晏清如安史黃巢亂劍皆生黑煙屬天不差毫髮

鱗缺星鐔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鱗缺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窅然而下紫衣朱紉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爾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俟便疾起斫之不中黑氣著地數日方散

色青無刃大曆中高郵人張存以踏藕為業嘗於陂中見旱藕梢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似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西陽雜俎

詩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鐔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携埃

寶劍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五精初獻術十戶竟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持此問風湖崔融贈劍刻玉字延平兩蛟龍李白洞庭詩授綵團金懸麗穎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龍子金李賀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電騰不可衝盧遇集

刀

周之寶器赤刀周之寶器博物志

百鍊青犢漏景三刀名也崔豹古今注

鑄刀以五月丙午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

協其數吳喜志材

百辟寶刀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刀三一日靈寶

二曰含章三曰素質又作露陌刀一名龍鱗矣

脫光龍魚河圖曰有脫光刀

金馬託形李無金馬書刀銘云巧冶鍊剛金馬託形

三公可服晉中興書云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佩刀

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

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辭之固強

乃受之

解數千人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丁曰今臣之刀十九年

矣所解數千牛而刀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闢而刀刃

者無厚以無厚又無間恢恢乎其游刃必有餘地於是

以十九年刀刃如新莊子

龍熊為節魏曹植寶刀賦曰建安中魏王命有司造寶

刀五枚以龍熊馬雀為飾

麥芒刀牛僧孺進士時常用麥芒刀字有誤謬隨手刪

割點定三賢典畧

弓矢

天下精材齊景公使人為弓弓人之妻曰此弓者泰山

南烏號之柘燕牛之角荆麋之弭河魚之膠四物者天

下之精材也韓詩外傳

柘上竹下周禮曰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檉次之檠桑

次之竹為下

蜃珧爾雅曰弓有緣者謂之弭以蜃謂之珧

成規周禮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

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東房尚書曰和之弓在東房孔安國注曰和古弓人也

青檀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為良弓遁甲開山圖

相幹欲赤黑陽聲周禮曰弓人為弓取六材必其時凡

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向心陽聲則遠根

種麻為弦越絕書曰麻林山勾踐欲伐吳種麻為弓弦

使齊人守之

竹弓角弓晉令曰弓弩士習弓射者給竹弓角弓皆二

人一張

牛角麋筋晉平公使工為弓其妻見公曰妾之造此弓

亦已勞矣幹生太山之阿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

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也列女傳

請弓人河中李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徙劍南西川請弓

人河中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

授士卒姓名王忠嗣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

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

下人自勸

青石為鏃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弓長四尺如弩括

長八寸青石為鏃魏志

電景太公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弓飛鳧電

景自副電景矢名青莖赤羽以銅為首

朱羽之矰吳晉會于黃池吳王擐甲陳卒赤旗朱羽之

矰望之如火賈逵注曰朱羽為矰

射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似伏獸射之沒羽劉向新序

發銅智伯將伐趙趙襄子曰柰無箭何張孟談曰黃安

子之治晉陽公宮之堂皆鍊銅為柱吾發而用之有餘金矣韓子

忘歸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孔叢

信往趙氏兵書曰矢一名信往

詩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遠落鴈帶書驚啼猿映枝轉

唐太虞人招不進繁氏久彌工已悲軒主跡復挹楚王

風後梁霜重麟膠勁風高月影圓鳥飛隨帝輦鴈落逐

鳴弦楊師道

甲冑

甲之制十有三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

甲三曰細鱗甲四曰山文甲五曰烏鎚甲六曰白布甲

七曰阜絹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

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鑠子甲十有三曰馬甲明光光要細鱗山文

烏鎚鑠子皆鐵甲也皮甲以犀兕為之其餘皆因所用物名焉武庫令

短長三制馬燧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

鮫革犀兕荀卿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

甲光炫日高麗時百濟上金髮鎧又以玄金為山五丈

鎧上被以從帝與勳會甲光炫日唐書

鎧甲華整王世克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廐馬鎧甲

華整出入軍中以誇眾尉遲恭傳

襪紙為鎧徐商拜河中節度置備征軍凡千人襪紙為

鎧勁矢不能動六帖

被甲而臥劉訥居暇日嘗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以

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五代史

五色奪目石季龍左右直衛萬人皆着五色細鎧光耀奪目陸翹鄴中記

高與熊耳山等劉盆子與丞相已下二十餘萬人詣陽降光武積甲於宜陽城西高與熊耳山等東觀漢記

鞍轡

白光琉璃武帝時身毒國獻白光琉璃在暗室光照十丈

攻珣石武帝得貳師天馬造攻珣石為鞍西京雜記

馬不肯渡王武子常乘一馬着連乾障泥前有水馬不肯渡王云此必惜障泥使人解去馬乃渡世說

懸柱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死鄧哀王冲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有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俗以鼠齧衣者其主不吉太祖曰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齧况懸柱乎魏志

鏤韁梁冀以一鏤韁鞍遺公孫奮三輔決錄

紫茸魏百官各有紫茸題頭高橋鞍一具

令舍挈壺氏挈轡以令舍鄭司農注云懸轡於所當舍止之處

犯鞍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鞍王自左馭馭下祝登轡犯鞍遂驅之並周禮

正身以總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家語

太僕執百官春秋曰大駕公卿奉引太僕轡大將軍陪乘光武東京郊祀法駕則河南尹奉引奉車都尉執轡

侍中參乘

得手應心
於心 列子

凡御者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手應之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三十一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三十一

金銀

狀如印齒 盧江太守路永表言於穀城北見水岸邊紫

赤先得金一枚狀如印齒 晉永和紀

光若鏡盤黃金之氣赤黃千萬觔以上光大若鏡盤金

氣發本上赤下青也 地鎮圖

鳴山涌地 少昊時金鳴於山銀涌於地或如龜蛇之類

乍似人鬼之形 王子年拾遺記

耀室 董統上言於慕容垂曰臣聞陛下之奇有六焉厥

初之奇金光耀室 崔鴻後燕錄

色照鬼魅 方丈山有池泥色金而味辛以泥為器可作

丹矣百鍊可為金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照面不得藏形

也拾遺記

探鳩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于對牀張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止承塵為我福耶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鈎遂寶焉自後子孫昌盛劉義慶幽

洗礦潺水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水出

注經

鑄礫小首山宋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自顛及麓崩處有光耀有若辰焉居人往觀皆是銀礫鑄得銀焉始典

鑄麟趾裏蹄漢武帝詔曰往者太山見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趾裏蹄以叶瑞焉

塗紙成金陳允升好道危全諷有姻禮市黃金郡中少

不足用珂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能為之取厚藥以塗紙投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

剛可刻玉扶南出剛金狀類紫石英生水底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並六帖

黃衣白衣陳尚書言某昔在鄉里好為詩俚人謂之陳舍人比樂天也性踈簡喜賓客嘗有二道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廳事夜聞二客牀上錫然有聲久之若無人秉燭視之見白衣下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家遂富稽神錄

藥金孟詵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起試之驗

珠玉

夜光真白大秦國出明珠夜光珠真白珠

魚豢魏畧

明月水精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

南越志

光照二千里西北荒中有一金闕相去有文有明月珠

徑二尺光照二千里

東方朔神異

吐澤春秋保乾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

宋均注曰珠出於野澤之

中誰能不含取以爲寶也

望若照月帝起甘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

洞冥記

以飾九華之蓋望之若照月

九品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爲大品有

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瑠珠瑠珠之次爲走珠走

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礫礫珠礫珠之次爲官

雨珠官雨珠之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葱符珠

南越志

六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所謂良寶

墨子

玄鶴舞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啣明珠舞於

庭一鶴失珠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瑞應圖

上清珠代宗爲兒時玄宗每命取上清珠以絳紗囊之

繫於頸上即蜀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有

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搖動其中及上即位寶庫中

往往有神光異氣

唐杜陽編

洞光珠燕昭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啣洞光之珠

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

靈拾遺記

光可爲鏡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百寶用則珠母璣鏡

也宋均注曰事神明得則

蛇啣隋侯見傷蛇以藥封之蛇啣明珠徑寸純白夜光

燭室以報隋侯六帖

馬吐唐大和九年易定馬飲水因吐珠一以獻

清水珠馮翊嚴生家於漢南遊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色

黑而有光視之瑩徹如冰焉以示西國胡人曰此清水

珠也即命注水濁正以珠投之俄而淡然清澈矣胡人

以三十萬貨之宣室志

記事珠開元中張說為相有人惠一珠紺色有光名記

事珠或有遺忘即翫此珠心神頓悟開元遺事

抵鵲崑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桓寬鹽鐵論

棲鳥結東阿之扶桑接西雷乎燭龍上青腹之山蹈琳

珉之塗玉樹翠葉上棲金鳥劉楨清慮賦

荆山瑤劉琨詩曰握中有玄璧乃自荆山瑤

寶逸論語曰璠璣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璣遠

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字勝

白虹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子

曰夫王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氣如白虹

天也禮記

青氣桓帝時光祿吏舍壁下夜有氣視之得玉鉸玦鈎

長七寸二分玦五寸四分各一枚身中皆彫鏤司馬彪續漢書

昌城藥西王母云昌城玉藥夜山火王漢武內傳

于闐國玉池于闐國有玉池每以端午日王親往取玉

自王以下至庶人皆取之每取一團玉以一團石投之

西域

龍方虎唐順宗西域有進美王者二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伊祁玄解方坐於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王一虎王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為龍所寶若投之水必有虹霓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巖谷為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而百獸懾伏上異其言杜陽編

香聞數百步肅宗賜李輔國王辟邪二各長一尺五寸尚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王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鎖於玉函石櫃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裙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消歇

火玉武宗會昌九年夫餘國貢火玉三斗色赤長半寸

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續金六帖

朝鞋寶李章武與王倡往來死後李經所居見王來同寢將曙取一物紺碧似玉而冷狀如榭葉贈曰西嶽王京夫人所遺朝鞋寶也異聞集

玉精盃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盃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酉陽雜俎

玉婆羅門唐修行楊相公每朝常弄一小玉婆羅門子高數寸瑩徹精巧可愛云是于闐王內庫之物雜詠

錢銅

鮫文帝升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為三小童皆着青綺文繡各握鮫文之大錢三枚以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動因

名曰輕影錢

郭子橫洞冥記

鵝眼沈慶之啓通私鑄而錢大壞矣一貫長三寸謂之

鵝眼錢

張子野宋

青蚨南方有蟲其形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塗其子以其子塗母用錢貨市旋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搜神記

白撰武帝更錢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

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

文龍名曰白撰

漢書

應乾效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適婦天

性剛堅須火終始體圓應乾孔方效地

蔡母氏錢神論

積山流川惠帝時有錢神論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

其積如山其流如川王隱晉書

數甕勞口東岸有石四方高百餘仞其狀如臺注云父

老相傳此石昔有三人伐木以作橋於石頂戲見數甕

錢共取半甕還

王韶之始興記

馬排人排水排韓暨公至為監治謁者舊時治作馬排

一熟石用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暨乃因長流為水排

計其利三倍於前

壞銅像為錢

柳仲郢拜京兆尹會廢浮屠法盡壞銅像

為錢仲郢為鑄錢使吏請以字識錢者不答既淮南鑄

會昌字义之僧反取為鍾鈸

本倍於子韓洄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

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

順天得一 史思明建元順天得一錢 金六帖

永通泉貨 南唐李景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

史本

飛錢 唐憲宗以錢少復禁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食貨志

黃金鑄為巨錢 廢王侁即位以黃金一鎰命近侍表文昌鑄為巨錢文昌意有所求識且懼不就乃宿謀於匠者別鑄一以為備翌日以所授鑄之廢王臨視果不就因潛以宿鑄者獻之 吳越備史

鑄樣指一甲痕 文德皇后武德中行開元通寶錢命名及書皆歐陽詢所為初進鑄樣后指一甲痕因鑄之 出譚

錄

通神 張延賞聞度支有一冤獄久不決及公判度支期以旬日平反視事日案上一帖云奉錢三萬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悉收吏訊之次日於盥洗處又一帖云奉錢十萬貫公嘆曰錢至十萬通神矣 幽閑鼓吹

接葉成錢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召入禁中能以桐竹接滿手葉悉成錢 大中遺事

以州名鑄錢 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鐘磬鑪鐸皆歸巡院州院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

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交易禁用舊錢唐食貨志

市銅高麗高麗地產銀銅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疋市銅于高麗以鑄錢六帖

銅神衡陽唐安縣東有畧塘塘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水為變綠作銅腥魚盡死酉陽雜俎

鑑磬鑲鈕得用唐大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為之飾帶以金銀礪石烏油藍鐵惟鑑磬釘鑲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百官志

錦繡

鳳皇朱雀御府中有鳳皇錦朱雀錦

斑文織錦羅在中尚坊三署皆數百人有斑文錦陸龜

鄴中記

鸞章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以享羣臣張鸞章錦文如鸞羽拾遺記

翻鴻漢武元鼎元年起招仙靈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錦有走龍錦翻鴻錦郭子橫洞

文鳥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績互交俗人見其似錦因謂之錦鳥異物志

明霞錦唐宣宗大中初女蠻國獻明霞錦練水香麻以為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酉陽雜俎

魚油錦女王國貢魚油錦紋絲尤異入水不濡濕云有魚油故也六帖

冰蠶絲錦康老子嘗賣一錦褥有波斯見之者乃曰此

冰蠶絲所織暑月陳於座滿室清凉唐樂府錄

花樣與前不同有錦工隸宮錦坊祿山亂後人尋其舊

坊不收曰如今花樣與前不同遣之盧氏雜說

霞光藻龍甘泉宮有霞光繡有藻龍繡漢武別國洞冥記

絲布

碧金唐代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軟玉
鞭遂命碧金為鞘絲即永泰元年彌羅國所貢云其國
有桑枝幹盤屈履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
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
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為鞘表裏通瑩如貫瑟琴柱

編陽

靈泉

大軫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桑飼蠶于池中
始生如蚊睫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
不能傾動大者可濶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月即入荷中
成繭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故謂靈泉
絲六帖

火浣

布出火山國績木皮為之夷狄傳

白疊

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纒為白疊子國人
取以為布海錄碎又白越細布也越絕書

春蕪

波岐國產荃蕪草亦曰春蕪草其皮如絲可以為
布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布洞冥記

黃潤

價過蠶金黃潤比筒籬金所過黃潤細布也盛於筒中其價過一籬

之金蜀都賦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三十一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三十二

雅樂

異文合愛樂者異文合愛者也 禮記

五莖樂汁圖徵曰帝顓頊樂曰五莖 宋均注為五行之道立根莖也

九奏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曰晉繆公嘗如此五

日不知人七日乃寤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

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

之樂其聲動人心 史記

承雲周穆王時有化人來穆王敬之若神奏承雲六瑩

九招晨露以樂之 張湛注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嘗樂九招舜樂晨露湯樂列子

調露樂汁圖徵曰時元曰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

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反各有分失不得相越當以度

行也謂調露之樂宋均注以時出入月令十二月政是也從其入則無災祲也調露調和致

於甘露樂
歌鍾鄭賂晉侯歌鍾二肆杜預注肆列也左傳

舞籥周禮籥師掌國子舞羽吹籥鄭玄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

又左傳吳季札見舞南籥者
節八風物得其常曰樂樂之集曰聲聲相保曰和細大

不踰曰平如是金摩之石擊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節八風賈逵注八風八卦之風也國語

三變周禮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三變而致鱗物鄭玄注變更也樂成則更奏也

鳳歌庾闡詩蕭史吹鳴管王子吐鳳歌鳳舞抱朴子云鸞鳥聞樂而舞主則國安

人籟地籟天籟莊子曰汝聞人籟未聞地籟既聞地籟而未聞天籟郭象注曰籟管參差雖萬殊而不異也

南音北音塗山女令其妾往候禹女作歌始作南音有娥氏二侯女帝令燕遺二卵北飛不退二女作歌始作北音呂氏春秋

赤簫紫篴涼州人發涼王張駿墓得赤玉簫紫玉篴國春秋

孤竹雲和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圓丘奏之鄭玄注雲和空桑龍門皆山也

燕竽拊燕竽調齊笙引宮徵唱清平袁宏夜酣賦

趙瑟秦王與趙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於澠池

秦王令趙王鼓瑟

史記

秦箏鮑昭白苧詞曰秦箏趙瑟挾笙竽

日聞鐘鼓聲李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

衝于家兩家日出無鍾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問何不舉樂

奉聖順聖李夷簡徙師劔南西川始韋臯作奉聖樂于

頓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蓋前人非以詒戒後來並六帖

繼天誕聖王虔休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

因帝誕以獻其樂以宮為鈞示五聲有君也以上為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于朝云後中和樂本于此

人和則樂和

張文收復請重正餘樂太宗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唐樂志

詩綺筵移暮景紫商引宵前南陣歌塵合分階舞影連

聲流三處管響扎一重絃不似秦樓上吹簫空學仙宗趙瑟含清音秦箏凝逸響參差陳九夏依遲紛四上

從風繞金梁含雲映蛛網逆奏豈二八繁絃非一兩幸

叨東郭吹側陪南風賞忘味信鏗鏘食和終俯仰輕塵已飛散游魚亦翻蕩恩光實難遇詠言寧易放梁王大

樂遺鐘鼓至樂貴忘情俗义中和變年深禮教生嶰谷調孤管籥山學鳳鳴浮雲成舞曲白雪作歌名聞詩六

義辨觀漏八風平肅穆皇威暢淪連河水清鈞天動綵

竹括地響錚鉦盡美兼韶濩威德總咸英
寥亮鳧鍾徹飄揚翟羽輕小臣屬千載時幸預簪纓
行欣負蒼璧衢壇聽九成○東海餘風大陶唐遺思深
何如觀遍舞奏鼓間縱金清管調絃竹朱絃韻瑟琴
八行陳樹羽六德審知音至道兼韶濩充庭總躡任
高天度流火落日廣成陰百神諧景福萬國仰君臨
大樂非鐘鼓且用戒民心隋何旌門臨古堞微道度深隍
月冷疑秋夜山寒落夏霜遙空丁暮色清景散餘光
笳聲喧隴水鼓曲噪漁陽沉鬱興神思眺德發天章
嵩岱終難學丘陵徒自強薛道衡大君膺寶曆出豫表功成
鈞天金石響洞庭絃管清八音動繁會九變叶希聲
和雲留睿賞薰風悅聖情盛烈光韶濩易俗邁咸英
切吹良無取率舞抃輕生孔

德紹昔人夢黃帝尚喜預鈞天况茲開景業作樂武功宣
大雅廢還理乘風毀更懸中和誠易擬韶夏詎相沿
捷為磬響徹嶰谷管聲傳小臣濫清耳長奉南風絃下維
陽盛禮樂治定昔君臨充庭觀樹羽之帝仰從金旣因
鍾石變將隨河海沉湛露廢還序承風絕復尋袞章無
舊迹韶夏有餘音澤竭英莖散人遺憂思深悲來未減
瑟淚下正聞琴詎以文侯睡聊同微子吟鍾奏殊南北
商聲異古今獨有延州聽應知亡國音許善心

雜樂

東舞西音魏文帝詩曰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

優施舞幕下定公十一年夾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
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穀梁

東山畜妓郭子曰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

與人同樂亦不得與人同憂謝公安石也

休儒戲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齊宮

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家語

爛熳樂夏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四方美人積之後

宮造爛熳之樂前列女傳

看羅毅衣蹋鼓楊阜為武都太守會馬超來寇曹洪禦

之超退洪置酒大會令女倡着羅毅衣蹋鼓一座皆笑

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有別云云遂奮衣出洪立罷女

樂請阜還一座肅然憚之魏志

樂律授宮中唐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

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温彦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

陛下使教女樂又責難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王珪傳

詩娥月漸成光燕姬戲小堂胡舞開齊閣鈴盤出步廊

起龍調節鼓却鳳點笙簧樹交臨舞席荷生夾妓航竹

密無分影花踈有異香捉盃時笑語歡茲樂未央梁元帝

炎光向夕斂徙宴臨前池泉將影相得花與面相宜簾

聲如鳥弄舞袖寫風枝歡樂不知醉千秋長若斯昭明太子

燕姬奏妙舞鄭女發清歌迴羞出慢臉送態表嘖哦寧

殊遇行雨詎減見凌波想君愁落日應羨魯陽戈劉孝綽

佳麗盡時年合暝不能眠銀龍銜燭燼金鳳起爐煙吹

箏先弄曲調箏更撮絃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絕代

終難及誰復數神仙北齊蕭放簾間月色度燭定妓成行迴

身釧玉動頓履珮珠鳴低衫拂髮影舉扇起歌聲匣中

曲猶奏掌上體應輕後梁沈君攸佳人遍綺席妙曲動鶉絃

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浦邊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翠

柳將斜日偏是晚粧鮮陳陰鏗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

琴曲隨流水簫聲逐鳳皇細縷纏鍾格圓花釘鼓牀懸

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隋庾信起樓侵碧漢初日照紅粧

絃心艷卓女曲誤動周郎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掛

纓銀燭下莫笑玉釵長江總倡樓對三道吹臺臨九重笙

隨山上鶴笛奏水中龍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逢誰能

暫留客解珮一相逢盧思道京洛重新年復屆月輪圓雲

間壁獨轉空裏鏡孤懸萬方皆集會百戲盡來前臨衢

車不絕夾道閣相連驚鴻出洛水翔鶴下伊川艷質迴

風雪笙歌韻管絃薛道衡微雨散芳菲中園照落暉紅樹

搖歌扇綠珠飄舞衣繁絃調對酒雜引動思歸愁人當

此夕羞見落花飛陳李元操桂山留上客蘭室命媯妖城中

畫眉黛宮內束纖腰舞袖風前舉歌聲扇後驕周郎不

相顧今日管絃調釋法宣妖姬飾淨粧窈窕出蘭房日照

當軒影風吹滿路香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不應令

曲誤特此試周郎

琴

歸風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

古賢烈女之象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西京雜記

神女舞臺上恒山夕望東邊有青雲彷彿俄而見雙白

鶴集於臺上握鳳管之簫拊落霞之琴歌清吳春波之

曲洞冥記

白鵲翔師曠鼓琴通於神明而白鵲翔瑞應圖

梁甫吟繁絃既抑雅音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

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蔡邕琴賦

君山獻曲遂創新聲爰改舊用君山獻曲伯牙奏美成

綴琴賦

秦楚聲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

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

滿辨音集

終身不鼓衛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

子與游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

眼疾不治獨孤及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取漆角為之李研公雅好琴常新調又取漆角為之多

至數百張金六帖

三鼓類聚段由夫携琴就松風間響之嘗曰三者皆自

然之聲正合類聚半曇即以金縷衣邀之曲終云

河輪佩玉嵇康抱琴訪山濤濤醉欲割琴康曰吾嘗東

陽舊業以得琴乞尚書今河輪佩玉藏為徽貨所衣王

簾中單買縮絲為袋論之其價與武庫爭先如欲割之

吾即死矣金金微變化

心驅神遇天隨趙璧彈五絃琴人問其術璧曰吾之五

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

眼如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璧璧之為五絃也語林

五聲叢鳴舒元與劉琴志曰越客沈蚪子劉琴絃素絲

七條其上備指一弄五聲叢鳴鳴中有靈峯橫空鳥泉

出雲鳳龍騰凌鶴哀鳥啼松吟風悲

箏聲琵琶聲于頓嘗令客彈琴有知音者聽於簾下嘆

曰三分之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絕無琴韻國史補

詩洞庭風雨幹龍門生死枝雕刻分布護冲響鬱清危

春風搖蕙草秋月滿階池是時別鶴叫浸淫客淚垂齊

謝上宮秋露結上客夜琴鳴幽蘭暫罷曲積雪更傳聲

劉孝上客敞前扉鳴琴月晚暉掩抑歌張女凄清奏楚

妃稍視紅塵落漸覺白雲飛新聲獨見賞莫恨知音稀

馬元為我彈清琴琴鳴傷我心半死無人覺入竈始知

音空為貞女引誰達楚妃心雍門何假說落淚自淫淫

陳沈洞門涼氣滿閒館夕陰生絃隨流水急調雜秋風

清掩抑朝飛弄凄斷夜啼聲至人齊物我持此悅高情

蕭可憐嶧陽木雕此綠綺琴田文垂睫淚卓女弄絃心

戲鶴聞應舞游魚聽不沉楚妃幸勿嘆此異丘中吟○

絲傳園客意曲奏楚妃情罕有知音者空勞流水聲江

北林鵲夜飛南軒日斜進調絃發清徽蕩心祛褊恹變

作離鴻聲還入思歸引長嘆未終極秋風飄素鬢○又

擅龍門質孤竦嶧陽名齊娥初發弄趙女正調聲嘉客

勿遽反繁絃曲未成揚希昔在龍門側誰想鳳鳴時雕

琢今為器宮商不自持巴人緩踈節楚客弄繁絲欲作

高張引翻成下調悲攸碧山卒岑寂素絲何清幽彈

為風入松崖谷颯已秋嗚呼鍾子期零落歸山丘死兮

若有知魂兮從我游劉希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

迢萬里隔託此傳幽音冰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韋應

有琴且徽絃再鼓聽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韓愈
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水泉葉苦霜月劉為綠綺徽
聲察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李白琴贊

鍾

生一樂汁圖徵曰黃鍾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為

鐘

抱鍾而朝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鍾鼓之不鳴
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又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
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
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
曰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鍾而朝可也凡子

聽聲思武禮記曰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

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

太極殿前洛陽太極殿前左右各三銅鐘相對大者三
十二圍小者二十五圍戴延之西征記

山弛先鳴漢武帝時未央宮殿前鍾無故自鳴三夜三
日不止上問東方朔朔對曰臣聞銅者土之子以陰陽
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能弛者故鍾先鳴易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上曰應在幾日朔曰在五日内居三
日南郡太守上言山崩延袤二十里上大笑賜帛三十
疋東方朔傳

鯨魚擊蒲牢張衡西京賦發鯨魚鏗華鍾薛綜注曰海

海島又有大獸名蒲牢蒲牢畏鯨魚鯨魚一擊蒲牢輒
大鳴吼凡鍾欲令聲大故作蒲牢於上以所擊之者為
鯨魚有篆刻文故曰華鍾

郊雉皆雒 齊景公族鑄大鍾撞之於庭下郊雉皆雒許慎

注曰茨聚也其鍾聲如雷震雉皆應之淮南子

九乳 樂汁圖徵曰君子鑠金為鍾四時九乳是以撞鍾

以知君鍾調則君道得宋均注九州

三人皆曰將毀 齊景公為大鍾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

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鍾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

晏子曰鍾大非禮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鍾大懸下其氣

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

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晏子春秋

上有科斗書 義熙十一年霍山崩毀出銅鍾六枚上有

文科斗書人莫能識何法盛晉中興書

江水得鍾有字 吳時於江水中得鍾有百餘字募求讀

者竟無人曉志林

鼓

交趾鑄銅 馬援好騎善別馬名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

為馬式進上范曄後漢書

山陽聖木 始興郡山陽縣有豫章木徑可長二丈名為

聖木秦時伐此木為鼓額荊州記

南郡獻銘 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志林

雙鶴中飛 吳王夫差移於建康之宮南門有雙鶴從鼓

中而飛上入雲中吳錄

時鼓張薦明為道士高祖召見延入內殿薦明聞宮中

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

一焉然和之者鼓也五代史

石鼓冀縣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搖動則石鼓鳴鳴則秦上有殃西陽雜俎

八音領袖唐玄宗云錫鼓八音之領袖樂志

南山起雲宋璟尤善羯鼓詞云南山起雲北山起雨者宋所作也

羯鼓解穢玄宗嘗聽琴未終遽止之曰速令花奴持羯鼓來為我解穢金六帖

笛

昭華瑄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名曰昭華之瑄西京

雜記

柯亭竹伏滔長笛賦序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

之耆老云蔡邕所製也初邕避位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而聆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

雜引相和晉太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令赧王鼓箏宋同吹笛以為雜引相和

平陽逆旅馬融精該術數性好音律能吹笛為督郵無事獨臥郡平陽邸有雜客舍逆旅吹笛融去京師踰年慙聞甚悲之而作長笛賦序

一定之調晉書云按周禮金石有一定之音故諸音皆受鐘磬之均至於嚮宴殿堂之上不懸鍾磬則以笛有一定之調故諸絃歌皆從為正也

三尺二調晉荀勗問列和曰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者

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曰每合樂時隨歌者清濁聲假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漢魏相傳施行皆然也六帖

紫雲迴曲明皇夢遊月宮諸仙奏上清之樂流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覺以玉笛寫之名紫雲迴曲開元傳信記

七月望前竹許雲封言竹生雲夢之南墜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窒末期而伐則其音浮甘澤謠

洞庭老父賈客呂筠卿嘗於中春夜泊舟於君山側命酒吹笛數曲忽見一老父拏舟而來遂於懷袖間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如常人之所蓄其一絕小如細筆管筠卿請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諸天之樂不

可發其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而吹其小者是老身與朋儕可樂者試為子吹之不知可終一曲否言畢抽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沆瀣魚龍跳噴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人大恐老父遂止博異志

詩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曲盡生黠商聲傳後出龍吟鬱前渚情斷山陽舍氣吐平陽塢胡騎爭北歸偏知引鄉苦羈旅情易傷零淚如交雨周弘遜胡關氛霧侵羌笛吐清音韻切山陽曲聲悲隴上吟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方知出塞虜不憚武溪深徹作曲是佳人製名由巧匠鷗絃時莫並鳳管還相向隨歌響更發逐舞

聲彌亮宛轉度雲牕逶迤出黼帳長隨畫堂裏承恩無
所讓隋姚涼秋夜笛鳴流風韻九成調高時慷慨曲變
或淒清征客懷離緒隣人思舊情幸以知音顧千載有
奇聲劉孝孫

歌

巴渝末曲贊皇一品集云豈謂擊壤餘音謬入帝堯之
聽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知

得寶歌韋堅鑿潭成帝爲升樓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
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先是人間唱得體訖歌有揚
州銅器語叶更變爲得寶歌自造曲唱習至是衣缺袴
衫錦半臂絳帽額立艦前倡人數百皆巾幘鱗治齊聲
應和鼓吹合作金六帖

障後歌寧王有妓寵姐美姿色善謳唱客莫能見李白
侍酒戲曰聞王有寵姐善歌今酒殺醉飽羣公宴倦王
何吝此女示於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召於障
後歌之白起而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開事
進水調歌興慶宮帝潛邸於西南隅起花萼相輝二樓
與諸王遊處祿山犯順乘遽以聞議欲遷幸置酒樓上
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霑衣富貴榮華
得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問誰爲
此詞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也遂不終飲而去明皇雜

善歌者得不死符存審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
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於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
許之爲徙輝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

佐酒妓言有符存審常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 五代史

和者數千人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王有遺行歟何士庶不譽之甚也玉對曰客有歌於郢中下里巴人屬而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國中和者不過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宋玉對問

泉涌迴流臨城縣南二十里有蓋山登百許步有舒姑泉俗傳云有舒氏女未適人與其父折薪於此女坐泉處牽挽不動遽告家比還惟見清泉湛然母云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涌迴流 紀義宣城記

聲入雲霄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

失禮不敬許伯為謝良久乃解

漢史

鸚鵡舞 晉王導補謝尚為掾導有勝會謂之曰聞君能作鸚鵡舞一座傾想尚便着衣幘而舞令座上擊節為應俯仰有中旁若無人

尚傳

五經掃地 帝與羣臣宴飲祝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睨目左右顧盼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嘆曰是舉五經掃地矣

唐本傳

詔學士舞回波 沈佺期兼修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為弄辭悅帝

本傳

舞為五字 南蠻西舍利請獻夷中歌曲令舞人服南詔衣絳裙襦黑頭囊金祛苴畫皮鞞首飾抹額冠金寶花鬢襦上復加畫半臂執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畫

鳥獸草木文以五采雜華以象庶物咸遂葆羽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為五字以象五行六帖

詩

嬌情因曲動弱步逐風吹懸釵隨舞落飛袖拂鬟垂

○戚里多妖麗重娉葭燕餘逐節工新舞嬌態似凌虛扇開衫影亂巾度履行踈徒勞交甫憶自合專城居○可憐二八初逐節似飛鴻懸勝河陽妓闈與淮南同入行看履進轉面望鬟空腕動昭華玉衫隨如意風上客何須起啼鳥曲未終○因羞強正釵顧影時迴袂非關善留客更是嬌夫婿並梁簡文帝倡女多艷色入選盡華年舉腕嫌衫重迴腰覺態妍情繞陽春吹影逐相思絃履度開裙袂鬟轉匝花鈿所愁餘曲罷為欲在君前劉新

粧本絕世妙舞亦如仙傾腰逐韻管斂色聽張絃袖輕

風易入釵重步難前笑態千金動衣香十里傳特比雙

飛燕定當誰可憐王紅顏自燕趙妙妓舞陽阿就行齊

逐唱赴節闈相和折腰送餘曲斂袖待新歌顰容生翠

羽慢睇出橫波雖稱趙飛燕比此詎成多楊逐唱迴纖

手聽曲動蛾眉日暮能留客相看詎此時何從風迴綺

袖映日轉花鈿同情依促柱共影赴危絃王迴履裙香

散飄衫釧響傳低釵依促管慢睇入繁絃○依歌移弱

步傍燭艷新粧徐來翻應節去去反成行並劉孝儀飛鳧袖

始拂啼鳥曲未終聊因斷續唱試記往還風庾肩吾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三十二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三十三

詩

文章必謹布置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言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杜甫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自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云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誤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故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祗是走**

跋跋又將去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知不可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之亦不得而見之矣故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為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屋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出碧溪詩話

風人詩古辭云圍棋燒敗襖着子故依然陸龜蒙皮日休固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皮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上句樂府解題以此格為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擘開須見意秋枰着盡更無棋破衫

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匙是文與釋並見於一句之中與風人詩又小異矣出丹楊集

三百篇為主大槩學詩須以三百篇辭及漢魏間人詩為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縠氣味也出呂氏童蒙訓

多使酒樓語王平甫作詩多使酒樓語宋次道曰楊文

公詩有詠酒樓云江南堤柳拂人頭李白題詩徧酒樓

錢昭度亦有一酒樓詩云長憶錢塘江上望酒樓人散

雨千絲今子詩有幾酒樓次道曰吾詩有二酒樓九江

琵琶亭云夜泊潯陽宿酒樓琵琶亭畔荻花秋雲沉鳥

沒事已往月白風清江自流又送客西陵云若耶西畔

醉秋風獵獵船旗照水紅後夜錢塘酒樓上夢魂應繞

浙江東出青箱雜記

得句必燃燭 王元苦病風月終于貧病妻黃氏共持雅操每遇得句中夜必先起然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有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嘖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好事者畫為圖簇 出郡閣雅談

虛中一首詩 僧虛中宜春人游瀟湘山與齊已顧栖蟾為詩友住湘江西宗成寺潭州馬氏子希振侍中好事每延納於書閣中題馬侍中池亭詩云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集首寄華山司空圖侍郎詩云門徑放莎垂往來投刺稀有時開御札特地掛朝衣岳陽僧傳去天香鶴帶歸他時周召作無復更衰微司空侍郎有詩言懷云十年華嶽峯頭住只得虛中一首詩 出郡閣雅談

採驪獲珠 元稹劉禹錫韋楚客同會樂天舍各賦金陵懷古劉詩先成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荒苑至今生茂草古臺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歸王化兩岸瀟瀟蘆荻白曰四人採驪子先獲珠所餘鱗角何用三公乃遂罷作

詩瓢 唐求喜吟詠撚藁為丸貯以大瓢於江中曰苟不沉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流至新渠有識者曰此唐山詩人詩瓢取得之其詩遂傳題隱居云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葉在青山處道成無事中

鄭鷓鴣 鄭都官鷓鴣詩稱鄭鷓鴣 **詩有生氣** 齊諸暨令袁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云我

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龍甲鳳毛張季鷹黃華之唱潘正叔綠繁之良雖不俱

美並得虬龍片甲鳳皇一毛出古今詩話

如四十箇賢人劉禹昭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為詩

刻苦不憚風雪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言不虛

耳懷蕭山隱者云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

見孤雲無處尋神清峯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干名者

六街塵土深嘗與人論詩曰五言如四十箇賢人不亂

着一字屠沽輩也覓句者若掘得玉匣有蓋有底但精

求必得其實在湖南累為宰後卒於桂府幕有詩行于

世出郡閣雅談

默誦峴山詩徐安正侍郎久居中書堂參李右丞之論

恐罪累乃隱衡山為東林掇菜行者李北海邕遊岳過

寺觀其題詩處曰不知徐公乃在此握手言曰朝列於

公論已息矣遂解布褐而釋以簪裳謂徐曰曾吟峴山

詩曰峴山思駐馬漢水憶回舟又云暮雨船猶濕春風

帆正開徐曰啞啞之日嘗默誦之遂同載歸長沙出南

卓異

以小秦王歌之東坡作彭門守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

席上作一絕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

宵此景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其後山谷在黔南令

以小秦王歌之出王直方詩話

非其父不生其子張瀛碧之子也事廣南劉氏官至曹

郎嘗為歌贈琴棋僧同列見之曰非其父不生其子詩

云我嘗聽師法一說波上蓮花水中月不垢不淨是色
空無法無空亦無滅我嘗聽師禪一觀浪溢鼇頭蟾魄
滿沙河世界盡空空一寸寒灰冷燈畔我又聽師琴一
撫長松喚住秋山雨絃中雅弄若鑑金指下寒泉流太
古我又聽師棋一着山頂坐沉紅日脚阿誰稱是國手
人羅浮道士賭却鶴輸却藥法懷斟下紅霞丹束手不
敢爭頭角

四怨三愁五情

曹鄴字業之桂林人爲四怨三愁五情
詩其怨云庭花已結子巖花猶弄色誰令生處遠用盡
春工力其愁云別家髮未生到城鬚似髮朝朝臨水望
灞水不入越其情云空城野雀饑咬咬復飛飛忽見官
倉粟官倉無空時爲舍人韋慤所知力薦於主司乃中

第看榜日論主司云一辭桂巖猿九泣都門月年年孟
春至看花不如雪杏園宴上呈同年云賢路非在天十
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又云故衣未及換
尚有去年淚又云永持共濟心莫起胡越意出雅言系

詩人龍太初

郭功父方與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
龍太初功父勃然曰相公前敢稱詩人其不識去就如
此荆公曰且請來相見既坐功父曰賢道能作詩能爲
我賦乎太初曰甚好功父曰只從相公請箇詩題時方
有一老兵以沙捺銅器荆公曰可作沙詩太初不頃刻
間誦曰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
射星功父閣筆太初緣此名聞東南余後於喬希聖家
見太初詩一軸皆不及前所作出王直方詩話

書一中字於掌王正白唐末大播詩名嘗作御溝詩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陰青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示貫休貫休曰剩一字正白揚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書一中字於掌遂巡正白回曰此中涵帝澤休以掌中示之不異正白所改出青瑣後集

語病當避詩有語病當避之劉子儀嘗贈人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全用故事取孟子柳下惠不卑小官仲尼曰師也達子張學干祿或有寓此二句減去官字示人曰是番僧達祿須干見者大笑此偶自諧合無如輕簿子非刀筆過也出古今詩話

家天狗兒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雨聲說者云病肝腎風如畫白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說者云此是人家失狗兒人以為笑

貪好句理不通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云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用藁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如費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之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若云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精麗頗異出歐陽詩話

金步搖玉跳脫

宣宗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

温岐卿

即廷筠也

續之岐卿以玉跳脫應之宣宗令以

甲科處之爲令狐綯之沮除方城尉綯曾問其事於岐

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

古綯怒甚後岐有詩曰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

南部新書北夢

瑣言廷筠事甚詳比獨帶玉跳脫事又瑣言以跳爲條與此不同南華真經無玉跳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

以妃子比飛燕

開元間禁中初重木芍藥植於興慶池

東沉香亭會花盛開明皇乘照夜駒妃子步輦從之詔

選梨園子弟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

之名手捧檀板押衆前樂將歌明皇曰賞名花對妃子

焉用舊詞遽命李龜年持金花牋賜李白立進清平調

詞三章白承詔尚有宿醒遂賦詞其一曰雲想衣裳花

想容清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定向瑤臺月

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

漢宮誰第一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

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

干龜年遂以調進令梨園弟子歌之太真妃持七寶杯

酌西梁州蒲萄酒笑領歌意明皇因調玉笛倚曲遲其

聲以媚太真妃自是顧白尤異於諸學士然高力士終

以脫靴爲耻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曰始謂太真

妃怨白入骨髓翻拳拳如是邪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

學士能辱人如此力士曰以妃子比飛燕賤之甚矣太

真妃頗深然之明皇欲三命白官卒爲宮中所沮而止

出古今詩話

詩意用老杜 杜牧之詩意多用老杜如觀東兵長句云
黑稍將軍一鳥輕蓋用子美身輕一鳥過也遊樊川詩
云野竹踈還密巖泉咽復流蓋用子美細雨止還作斷
雲踈復行也蓋其心景服之切則下語自然相符非有
意於蹈襲故其論杜詩云天外鳳皇誰得髓何人解合
續絃膠豈非自以為得髓者邪東坡贈孔毅甫詩云天
下幾人學杜甫不得其皮與其骨又云前生子美只君
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學杜甫而得其皮骨者鮮矣又况
其髓哉

酷似玉川子

劉義詩酷似玉川子而傳於世者二十七

篇而已冰柱雪車二詩雖作語竒怪然議論亦皆出於
正也冰柱詩云不為四時雨徒於道路成泥粗不為九

江浪徒能汨沒天之涯雪車詩云官家不知民餒寒盡
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車載欲何之祕藏深宮以御炎酷

如此等句亦有補於時與玉川子月蝕詩稍相類出丹

擬陶淵明

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近

也答長安丞裴稅詩云臨流意已悽採菊露未晞舉頭
見秋山萬事都若遺蓋效淵明詩云採菊東籬下悠然
見南山此間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之句也然淵明脫落
世紛深入理窟但見萬象森羅莫非真意故因見南山
而真意具焉應物乃因意悽而採菊因見秋山而遺萬
事其與陶所得異矣 出葛常之文集

好押狹韻

孔毅夫雜記云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

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為病也雙鳥詩押兩韻字李花

詩押兩花字若溪漁隱曰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亦押兩閒字詩曰日夜不得閒君子不可閒蓋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已意詩不恤其為病也

押韻要有出處劉禹錫嘉話云作詩押韻須要有出處

近欲押一錫字六經中無此字惟周禮吹簫處注有此一字終不敢押予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錫則何嘗按六經所出耶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鶴觴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石林軍可也予按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康亦作酒人而選詩遂以為酒用東坡豈祖是耶出若溪詩話

用事不拘故常韋應物詩云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

壺徹底清又送人詩云冰壺見底未為清少年如玉有詩名此可謂用事之法蓋不拘故常也出黃常明詩話

作詩用經傳全句古人作詩有用經傳全句文選詩云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樂天詩云疾惡如巷伯好賢如緇衣乃兩句連用之杜甫詩云無妄之憂勿藥喜誰謂荼苦甘如薺富貴於我如浮雲近人亦多用史語東坡詩云人言盧杞似姦邪我見鄭公常嫵媚嘗觀南史載王宜興云為劫不須伴甚似一側韻五言但無題目耳出若溪詩話

學詩如學道曾直謂陳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

章繪句者之可擬哉客有謂予言後山詩其意在於點化杜甫語耳杜甫云昨夜月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

與同歸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
古人日已遠後山則云斯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
後山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黯飛螢自照後山則云飛
螢元失照杜云覺覺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追隨
盡杜云文章千古事後山則云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
一腐儒後山則云乾坤着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
則云寒城着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云寒花只
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余謂不
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碌盆盎中見此古壘洗
者用語稍同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足
以病公出丹楊集

上一句無所得

洪龜父有詩云胡生畫山水烟雨山更

好鴻鴈書遠汀馬牛風雨草潘邠老愛其第二句余愛
其第三句山谷愛其第四句徐師川愛其第三第四句
遠汀後又改為遠空余云向上一句莫是公未有所得
否何衆人之皆不好也龜父大笑

通字未有人道

洪駒父見陳無已小放歌行云不惜捲

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此為奇語蓋通字未嘗有
人道余曰子豈不記老杜詩云簾戶每宜通乳燕耶出

直方詩話

臭氣可掬

開元中有儒士登終南山得句云野迴雲根

闊山高樹影長私心自負吟諷之際忽聞空中語云未
若云天河雖有浪月桂不聞香儒士不勝喜以為已有
歸誇於僧智濟掩鼻笑曰臭氣可掬何足多也儒士驚

愕遽以實告自此又號為鑒文大師智濬嘗有浮漚篇
盛行于世 出零陵總記

自成一家 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
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遊戲
於烟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
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踈矣王昌
齡四時調玉燭詩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温其錢起巨
魚縱大壑詩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騏驥
長鳴詩云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無言
詩云天桃花正發穠李蕊方繁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
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 出丹楊集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三十三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三十四

醫

君臣佐使 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一君二臣三
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

陰陽配合 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實草石骨
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
有相反者有相殺者 出本草

針經脉法 郭王者廣漢人初有老父釣於涪水因號涪
翁著針經脉法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王少師
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為太醫丞 出後漢書

四家 論方技為四家有醫經家有方家有房中家有神
仙家 出七畧

蛇從瘡中出 河內太守劉勳女若左膝裏瘡痒出迎華他使視他以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斷腸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長三尺

出華他別傳

涪腸滌臟 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國中度子曰暴處而死

扁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臣聞上古有俞附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煎洗腸胃漱滌五臟

出史記

刮骨去毒 關羽為流矢貫臂每陰雨常疼痛醫曰矢鏃

有毒當破臂刮骨去毒乃可除之也 出蜀志

扁鵲兄弟 鵲冠子云扁鵲兄弟三人並醫魏文侯問孰

最善扁鵲曰長兄神眎故名不出家仲兄神毫毛故名

不出門臣針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出意林

風百病之始 風者百病之始也清淨則內腠閉拒雖有

苛毒弗能害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為

四時氣傷五臟 春傷於寒風邪留連乃為洞泄木勝脾

土故也夏傷於暑秋必病瘧秋傷於濕一逆而效發為

痿厥金乘胃土故也冬傷於寒春必病瘟四時之氣更

傷五臟

陰陽寒熱 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

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

四經十二從 人有四經十二從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

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脉春弦夏洪秋浮冬沉四時經脉

也從謂天氣順行十二辰之分十二脉謂手三陰三陽

足三陰三陽

五臟六府五臟藏精氣而不瀉故滿而不能實六府傳

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

食下則腸實而胃虛

水穀海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源五味入口藏於胃以

養五臟氣氣口亦太陰也五臟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

變見於氣口五氣入鼻藏於心肺有病鼻為不利

百病生於皮毛百病始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則腠理

開開則入客於絡脉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

入腸胃

臟一腎兩臟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腎兩者非皆

腎也其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

元氣之所繫男子以一藏精女子以一繫胞

冬不春氣病在頭夏氣病在臟秋氣病在肩背冬

氣病在四支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春不病頸項仲夏不

病胃脇長夏不病洞泄秋不病風瘡冬不病痺厥並為

冬不按蹻所致已上並出內經

卦帛十疋天寶末處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表

柱賣上一卦帛十疋居一日有貴公子讀榜命取帛如

數十焉錢命著布卦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為其人

曰卜事甚切先生誤乎錢云請為韻語曰兩頭點土中

心虛懸足蹶蹶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買天津橋也給之

其精如此出酉陽雜俎

卜負金 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後五年詔使姓龔負吾金以吾所書版索之後如其言妻齋版詣使者使者惘然沉吟乃悟取著筮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版寄意金有五百觔盛以青甕埋在堂屋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

綬首有蛇 後漢馮緄拜隴西太守綬首有兩赤蛇分走許曼筮曰二歲當為邊將官有東名五年為大將南征**失火** 管輅在田舍主人患失火輅卜曰明日南陌上有一角巾生駕黑牛故車必邀留如此言生不得已宿然意不安以為圖已乃把刀出門倚積薪假寐歎有一物如獸手中持火舉刀斫腰視之乃狐也火遂絕

買藥懸棺 鮑瑗貧苦不信卜筮會淳于智至為作一卦曰君安宅失宜故貧入市有人持馬鞭賣買之以懸舍東大桑樹三年當暴得財如言後浚井得錢十萬銅二十觔

折足為敗 李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去

賣卜長安市 武攸緒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

天火之象 馬重績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馬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

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是歲九月契丹遂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出五代史

龜精錢元懿終年六十六初元懿之為新定有土方生時人號為龜精嘗疏上辭以貽元懿曰太一接天河金華寶貝多君侯六十六別處下經過至是皆如其言出

吳越備史

黃中君鬼谷子竇廷芝與卜者胡蘆生相善一日謂竇曰君家禍將至非遇黃中君鬼谷子將不可救廷芝物色求之得李鄴侯必傾家結之未幾朱泚亂廷芝陷賊事平德宗命誅之必以前事上聞得免出劇談錄
瓦卜休咎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神龍中前

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上休咎仰為吉覆為凶出南都新書
一著獨立明皇無潞州別駕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著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著立奇瑞非常也不可言出舊史

大黃高后崩丞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王計未定遂卜之龜兆得大黃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出史記

賁非正色孔子嘗自著而卦得賁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賁是吉卦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也出家語

乘舟而來孔子使子貢徃外而未來謂弟子兆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也子貢果朝至出衝波傳

遇觀之否 陳厲公生敬仲周內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其代陳有國乎

敗必獲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晉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果如其言 出左傳

法天地象四時 卜法天地象四時 出史記

王宗懸綬 王宗以賣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耻占驗見知懸綬於縣庭而逃

婦女從甕中出 有人失妻輅卜之令明旦於東陽城門

候擔豚人牽與共鬪其豚走逸即共追之豚入舍突破

主人甕其婦從甕中出 出六帖

相

日角龍廷 唐儉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

日角龍廷性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 出本傳

貴不可言 術士崔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允信

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安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

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

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

思玄豹以為神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謹也今陛

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明

宗遂不復召 出五代史趙鳳傳

骨法非常 文穆王元瓘淮將李濤寇錦衣軍命王討之

自是日者視王曰此人手刃百人當大貴有僧自新常

衣紙衣住廣德山院聞元瓘至舉衆皆遁而自新巍然
晏坐軍中有問其故曰前後左右皆兵耳將安適時王
在衆中新乃歛衣奉迎與語久之及師還遂載而歸後
王問新當時何以見識答曰微僧無他術但覩王骨法
非常故幸得識矣出吳越史

真貴人五代錢鏐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多竊從之遊
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
遊錢塘陰求其人私謂起曰占君縣貴人求之市中不
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鏐適從外來見起反
走術者望見之曰此真貴人也召至熟視之顧起曰君
之貴因此人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

吳殷文圭舉進士塗中遇一叟曰文圭久之謂

人曰向者一人眉綠拳必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
虛不爾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寧中擢第

出九國志

耳大貴兆李忠臣帝嘗謂卿耳大貴兆對曰驢耳大龍
耳小帝喜其野而誠

額文似臨淮王栢良器父友王奐爲光弼從事見之曰
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
光弼出唐史

右輔澤而動竇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袁天綱復曰赤
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
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母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
還爲都督出唐書

識清貌古 韓思復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太白山思

復少從二人遊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

面如虎 袁天綱謂韋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 出本傳

直將軍 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真將軍也趙簡子曰

是子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受雖賤

必貴 出史記

豐下有後 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焉

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龍犀入額角 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

角月者王天下

功名壽年 周訪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

位至方岳功名畧同但侃上壽訪下壽優劣有殊

孺子有好相 羊祜字叔子遊汶水濱父老謂曰孺子有

好相年六十建大功既言便出莫知所在 並出晉書

不可科第進 鄭朗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

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既又覆實人被相

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出本傳

能虎相 任峻氣貌偉特時謂之熊虎相

奇虎福艾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虎福艾者遣之

或問其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面部三無 李寬為常侍有門下士姓盧善相或問李公

如何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塚公有數子

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于池州乘舟歸舟破沉

其骨 出金華子

虎狀豺豸。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之必滅。若敖氏矣，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後果滅之。」出左傳

亞夫下獄。南唐宋齊立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立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謀干紀事，乃賜死。出唐書

攬鏡知刑。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後為劉備所殺。出六帖

肉不稱骨。袁天綱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骨，非壽兆也。」

出本傳

相季自召見及出，上顧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西陽雜俎

先知

五十年天子。明皇潛龍時，見僧萬迴曰：「五十年天子，願自愛，五十以後果有祿山之禍。」並出逸史

六十日三品。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上，常因下直歸櫟陽路，少年逢畋獵，割鮮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如此，傍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即時還京。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效，詔問殿庭有能治此疾者，重賞之。寶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葷撥方服之，立瘥。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作，後命進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證

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大官特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出獨異志

五般餛飩李宗回與客入關云吾能知人飲饌因正旦

日將謁華陰縣令客曰明日與公各飲椒薤酒一杯食

五般餛飩不得飯喫明日見令二公衝寒且速暖兩杯

酒來仍著椒薤良父女奴與令耳語令曰總煮來謂二

客曰某小女嘗言不令我幹家事某作惱渠機歲節飲

食適云五般餛飩煮何者某令總煮來二客食盡忽報

勅使到縣令驚忙揖客去竟不得飯

兩盤鮓糜明皇時有術士判人食物一一先定李栖筠

曰明日看某食何物曰大夫合食兩盤鮓糜二十椀橘

皮湯平明有勅召對上以金盤盛新糯米鮓糜賜之栖

筠對御不敢不盡帝大喜曰卿食甚美更賜一盤又盡

既歸病霍亂諸物皆絕口飲橘皮湯僅二十椀方愈逸

城下三天子周太祖時有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正叛

河中周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居城

下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太祖太宗同行

出唐宋遺史

玄宗用張嘉貞開元中上急於為理尤注意於宰輔常

欲用張嘉貞為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

其直宿者誰還奏中書侍郎韋抗即令召入寢殿上曰

朕欲命一相常記其姓張而重名今為北方侯伯不欲

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

今為朔方節度使即令草詔援筆而成抗歸宿省中上
不解衣以待且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
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張嘉貞別命草詔上謂
抗曰惟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朕適因閱近日大臣章
乃嘉貞表也因灑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啓非人事也
上嘉其得人復歎用舍如有人主張出明皇雜記

名子亦前定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嘗夢有所之見一
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判名於柱
問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視之記得姓下有鳥偏
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為鴻漸而謂之曰汝不為相
即世世名字當為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
前定矣况其官與壽乎出嘉話錄

垣下生善筮太原王陟真元初應進士舉而京師有善
筮者號垣下生陟從筮焉生卦成少不復言又大嗟異
謂陟曰此卦即君後二十三年及第是歲狀頭更兩年
而生即君待此人應舉然後同年及第某所以訝之後
累舉不第亦不記垣下之所尅比張弘靖舍人知舉陟
及第榜出復於禮部南院序列叅主司各通姓名見首
立者即韋瓘也陟忽憶垣下之言試問其年韋答云某
春秋十九年陟遽應之先輩所隱祇二年何不誠如是
且先輩貞元四年生瓘翼然乃取垣下生所記示於衆
衆大驚由此以實告出續定命錄

顧少連下及第貞元中有舉人李頤方就舉聲價極振
忽夢一人衣紫云當禮部侍郎顧少連下及第寐覺省

中朝並無姓顧者及頃有人通刺稱進士顧少連謁顧
驚而見且述當為門生少連曰某不到場中必無此事
來年顧果落第至貞元九年顧少連自戶部侍郎權知
貢舉顧猶未第因潛往造焉臨放榜時相持囑一人顧
又落來年秋少連拜禮部侍郎顧乃登第出咸定錄
蒸菹荔枝陳廣漢貯米二困請元理計其數元理取食
著作數轉曰各若干開困校之之東則數同西差一升
有死鼠焉元理慚曰不知鼠之非米不如剝面皮矣他
日元理詣廣漢設食甚薄廣漢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
人元理以匕箸笑曰俎上蒸菹厨中荔枝何不說廣漢
大驚出西京雜記

大書台字裴光庭當國憬藏以紙大書台字投之光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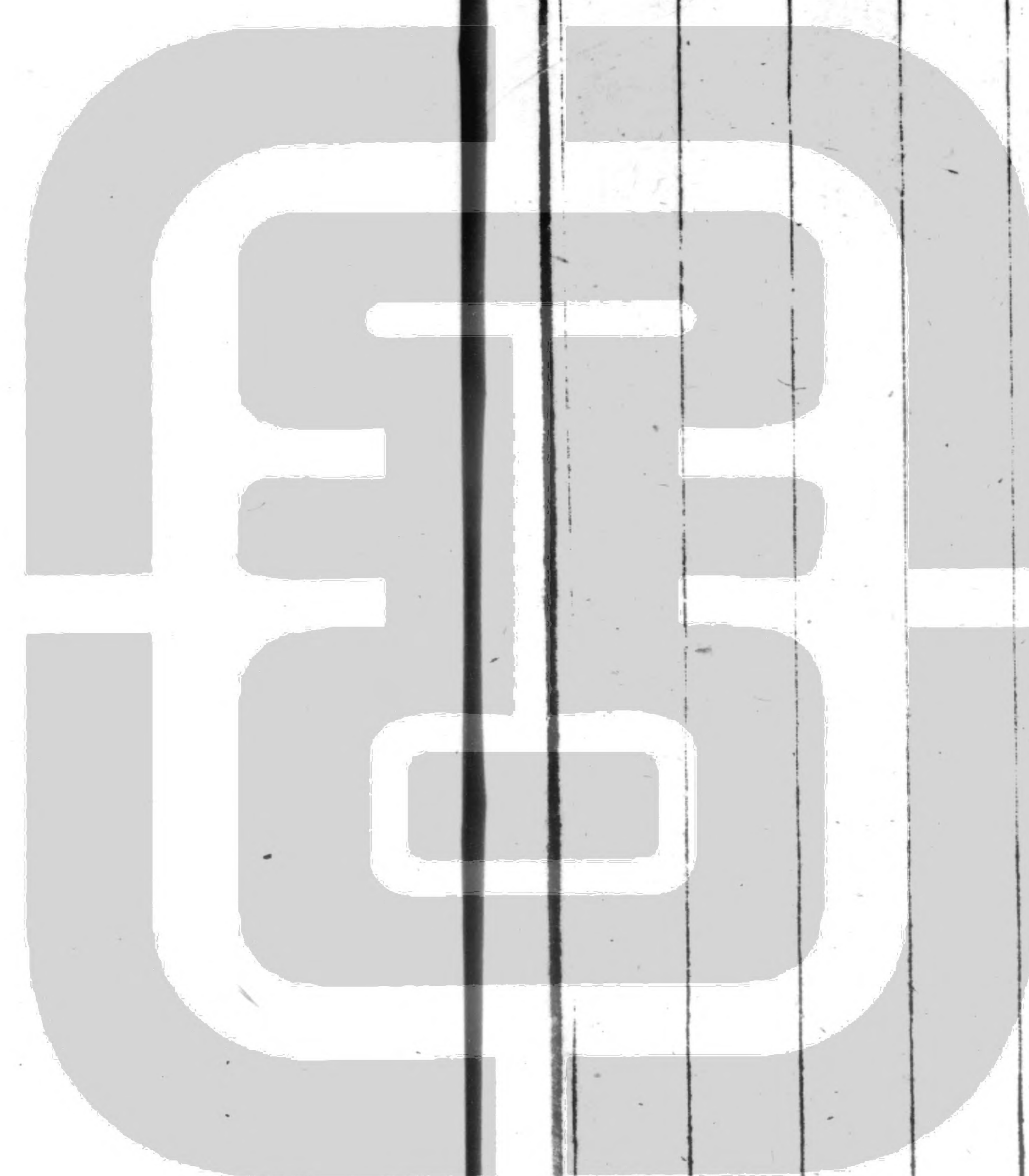
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

續不書堂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後



後

二十三

